

晋冀鲁豫
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选

(太行太岳部分)

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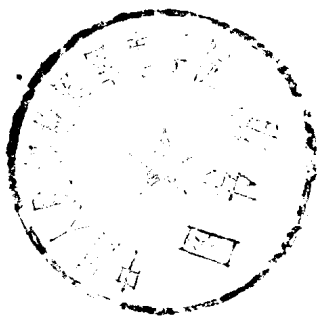


2 035 9917 8

晋冀鲁豫 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选

（太行太岳部分）

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晋 冀 鲁 豫
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选
(太行太岳部分)
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 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5 字数: 480千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册

*

书号: 10088-794 定价: 1.80元

编 选 说 明

为了发扬我国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满足广大人民和专业单位对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太行太岳地区文艺的了解与研究，我们特编辑出版了这本选集。

《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选》收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反映太行太岳人民革命斗争的文艺作品（小说二十一篇；散文、报告文学十五篇；诗歌三十多首），以当时写的反映太行太岳生活的作品为编选范围。编目大体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这些作品大都发表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上，或印过小册子。通过这些作品，使读者对太行太岳的文艺有所了解和研究。由于篇幅有限，对每位作者的作品只能选一至二篇。又因剧本单独编了选集，本书不再选入。

本书后面还附有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太行太岳文艺作品目录索引，以供资料室及研究单位参考查阅。

由于编辑水平所限和资料不全，难免有遗漏和不当之处，希得到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批评指正。

在编选过程中，曾得到许多老作家和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和支持，谨致谢意。

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

一九八一年十月

目 录

小 说

“良民证”	李 庄 (1)
“我要做公民”	蒋 弼 (10)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16)
地 板	赵树理 (31)
雇 工	葛 洛 (37)
母 子	黑 丁 (45)
情 书	郑 笃 (58)
东山王	高沐鸿 (67)
鞋	苗培时 (97)
不 屈	李南力 (120)
回 地	赵枫川 (141)
约 会	纪 英 (153)
掩 护	曾 克 (161)
保明上区	革 飞 (173)
生 长	思 基 (181)
爱	曾 克 (201)
由鬼变人	袁毓明 (218)

见 面	李古北 (232)
窟窿岩	王 前 (242)
苏科之死	吴 象 (265)
阎铁梁	唐仁均 (272)

散文 报告文学

中条山上的小战士	白 朗 (280)
陈赓将军印象记	荒 煤 (287)
沁 州 行	吴伯箫 (295)
年轻的县长	孟 奚 (314)
白云山上	袁 潮 (317)
纪念左权同志	刘白羽 (330)
窑洞阵地战	华 山 (340)
旅长马忠全同志	刘备耕 (350)
劳动的回忆	张天林 (355)
神头之战	张香山 (358)
包围圈内	柯 岗 (367)
送 葬	云 岑 (375)
英雄沟	郑 笃 (379)
卫生员的榜样	冯 牧 (401)
计 划	苏 策 (408)

诗 歌

我喊叫	冈 夫 (417)
沁河三唱	丘 琴 (422)
悼	磊 生 (424)

拦牛人的故事·····	王博习 (426)
拓 荒·····	朱穆之 (428)
血 债·····	路 庚 (430)
太行山之歌·····	孟 奚 (435)
俺还要活下去·····	江 横 (440)
诗 三 章·····	路 工 (451)
我的诗，永远是年轻的·····	张秀中 (455)
痛悼何云同志·····	林 火 (457)
蝗 旱·····	高沐鸿 (458)
你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袁 勃 (462)
农村的歌·····	振 瑞 (467)
正月里·····	高志华 (469)
太行山赞·····	冈 夫 (471)
猎人之母·····	柯 岗 (477)
战斗吧，我的故乡·····	卢 焰 (489)
漳河牧歌传·····	高 咏 (494)
盼喜报·····	阮章竞 (524)
弹唱小王五·····	刘衍洲 (529)
河水谣·····	王博习 (538)
血的证件·····	园 丁 (540)
歌唱刘伯承将军(民歌)·····	(543)
铁西瓜(民歌)·····	(544)
童 谣·····	高鸿基 (545)
送哥哥去参军·····	李 红 (546)
致天水岭人民·····	张赛周 (548)

揭开石板看(民歌).....	(559)
柳泉村群众斗争诗(民歌)	(560)
槐树下.....	胡 征 (561)
百团大战(民歌).....	(563)
黄岩洞大战(民歌).....	(564)
漳河水.....	阮章竞 (566)
太行太岳文艺作品目录索引.....	(602)

“良民证”

李 庄

老寿推着车，在崎岖不平的大路上挣扎着。北方的天气，真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路上的浮土准有半尺厚，独轮车的辐板全给淹没了。浮土围着车轮转，钻进人的鼻孔里，怪痒痒的，爬在多皱而且干瘪的脸孔上，被汗水冲成一条一条的小河。

车子“吱吱扭扭”的叫，使人的牙齿酸溜溜的。你越不愿听它，它就叫得越响。老寿把眉头皱起来，这两捆八九十斤的高粱秸子，竟变得这么沉重了。

放下车子，用大襟抹了一把汗。气喘喘的自言自语着：“‘人过四十天过午’，到底是不行了。”每当这种时候，就会想到他的那匹大白马。照例的这么骂一句：“马要在着有多好哇，这些狗日的东西们。”

去年冬天风雪少，现在已是“春分”，还没有见过一滴雨。中午前后已经脱得棉衣服了。天干，人容易“上火”，老寿这几天，就不断的咳嗽。他今天到城里卖柴火——本来不想去，可是小牛非让他跑一趟，不去不行。太阳已经有些烧人，路又这么不好走。他本能地向着半里地开外的汽路骂起来：“妈那×，地是占的庄稼人的，路也是庄稼人修的，可是走路时，却没有庄稼人的份儿。”

三年的工夫，老寿脸上添了不少皱纹，胡子也变得硬硬的了。其余呢，只是袋子里多了一张“良民证”。每当看见这个小东西，老寿心头马上堆起一团火。他虽不识字，那上面的一切可都记熟了。汉奸总是把它抓在手里，顺着上面的条款，一项一项的问他：“叫什么？”“张老寿。”“多大年纪？”“四十三了。”“原籍什么地方？”“本县张家庄。”“现在住什么地方？”“张家庄。”“作什么的？”“种庄稼的。”汉奸对一对像片，放开手。老寿转脸就是这么一句，“妈那×，这个黑狗。”

老寿一辈子没有照过像。人都说照像多了会把人的精神抽了去。可是汉奸说，“皇军”的命令，“良民证”上一定要用像片，非照不行，照的时候还得笑。老寿忍着痛缴出两块钱，鼓起全身的气力，拿捏着，准有三分钟没有敢呼吸。他以为照的总该不错了，谁知洗出来，竟是那副鬼样子，死刻板板，不象哭不是笑的。

摸了摸“良民证”，还在袋子里，老寿放心的推起车子，“吱吱扭扭”地走起来。什么都变了，城关的样子使他看着难受。“广聚兴”是刘举人开的三几十年的老杂货店，也被鬼铺子挤倒了，和他一同倒闭的，还有永丰粮行，公合药店。左也是日本，右也是日本，这么好的地方，简直就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尤其是那贩卖大烟的“吸食店”，更使老寿生气，谁不知道，谢三先生是抽大烟败的家，今天鬼子光天化日的公开提倡！

看见城楼上临风飘摆的太阳旗，照例的吐了两口。为避免给鬼子鞠躬，他绕了两个弯子，走到关外王老大的店门前。

“老大，买卖好哇！这几天怎么样？”

“这几天怎么样？反正稀的干的，一天混上两顿就算了。大生意都不行，咱们这小买卖算个啥！”王老大从嘴里取下旱烟管，接着叹了一口气：“这个年头儿什么都不行了。”这王老大是个安分守己的买卖人，旁人只卖三毛钱的东西，他决不敢卖三毛

二，只不过偶尔在咸盐里多掺上一点水，白面里和上点玉菱面。如果说一年中他能作上一百元的生意，那么至少有七十元是卖给熟人的。

“这两个桔子留下吧！”老寿把旱烟袋掏出来，去对火。

“下回再说吧，上回留下的还没烧完呢。”

“留就留下吧，什么时候不烧哇，是老熟人。——啊，我问你，洋火什么价钱？”老寿这回可一本正经了。

“三毛六，咸盐涨的更厉害，四毛五一斤了。”

“了不得，庄稼人以后真吃不起咸盐了。还按三毛八卖给我一斤吃吃吧！”

“不只买的人嫌贵，就连我们这些做买卖的，看着也都不贱呢。”

闲扯了一会子，老寿慢慢地换了话头。

“这几天没有过汽车吧？”象是漫不经心的问。

“前几天走了七辆，今天是初八——初三来了三辆，里边有一辆听说是铁甲车。”

“载的又是兵？又添了人了？”

“来的大概是子弹吧，盖着布看不见。走的满满的载着兵。我听巡官说，山本少佐也走了，怪不得，他们成天朝野田大尉那里跑。”

“还有什么新鲜事儿吗？”

“听说又捉住两个便衣队，前天在城西——不知道，不知道。”老寿问他便衣队都叫什么名字，王老大赶紧摇摇头，说他“不知道”，其实，知道可也不敢说。

买了四两盐，两个烧饼，推起车子走了。一车柴火，卖了三块半鬼票子，价钱倒算不小，只是这时候钱不值钱了。

尽管老寿对于这种工作已经相当熟，究竟有些不自然。肚子里有事，真好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走起路来老象是

有人在追他。他随时记着那一套话，随时准备好他的“良民证。”

想到“良民证”，老寿不由得就会想起赵拴子。那个倔强义气的家伙，真不愧是他老寿的一个相好的。他还清楚的记得，去年十月的一个黄昏，拴子突然悄悄的跑到他家里。往常拴子来他家，没有进门总是先嚷上这么一两句：“老寿哥在家吗？”连街坊邻居都知道。这次他却没有嚷，一直走到老寿的房子里。

“老寿哥，有些日子不见了，你还是这么个样子？”

“可不是，混了清明混冬至，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你呢？”

“我吗？也是这样子，——我问你，你这几天出门不出门？”拴子把嘴巴凑到老寿的耳朵边，悄悄的问。

“前天刚送了一车菜，这几天没事情，也许不出去。”

“良民证借我用一用吧！明儿黄昏准还你。”

他说，他的丢了。明天非进一趟城不可。老寿是自家兄弟，借用一下也不要紧，只是不要对旁人说。

拴子是帮过老寿的大忙的。五年前老寿买他表弟那匹大白马的时候，如不是拴子给他筹兑九块钱，他怎么能够一下子凑得够九十块钱呢？并且，拴子借给他的钱，一年零四个月就没有要利息，只是说说笑笑的喝了老寿半斤烧酒也就算了。这回拴子借用“良民证”，心里虽然有些踌躇，嘴里可是说不出来。五儿他妈当时却表示不很愿意，虽然她并没有当面拦挡，拴子走后，她可唠叨了一晚上。据她看，拴子楞头楞脑的，拿着老寿的“良民证”进城，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来。并且，一个“良民证”就要一块二毛钱，丢了，可不是玩的。

五儿她妈猜对了。第二天中午，唐二奎从城里回村来，看见老寿，气急败坏的告诉他，这可不不得，拴子在城里被鬼子捉住了，说是游击队的探子，抽两袋烟的工夫，就把个小伙子头朝下

脚朝上的活埋了。老寿听见这话自然难过，五儿她妈更是一头撞在老寿的怀里，“天杀的，不叫你借你偏要借，闹出事可痛快了。这可不是闹玩儿的，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哭着、喊着、闹着。

老寿也慌了，跑到老么叔家里去请教。老么叔知道事情多，叔叔和侄子，想来也不碍什么事。结果，他照着老么叔出的主意，连中饭都没有顾得吃，揣起两块钱，把腿故意碰得一块青一块紫的，压住无边的愤怒和无名的烈火，到县里的“公安局”去报告。他说他昨天走亲戚，遇上天杀的游击队，不但抢去“良民证”，而且把腿也打坏了。现在，他情愿自己出钱，再补领一个。

从此，他是更加明白了。拴子死得惨，可是做的对。这件事，拴子实在对不起他，为什么这么好的事情，事先不对他明说呢？告诉他，也可以大家想办法。自家兄弟，还有什么可以瞒人的？他老寿，也不是什么脓包呀！

还在和拴子一起给人家扛长活的时候，他就常常听到人们说：“这个是日本货，不要买！”，“这是日本仁丹，吃不得的。”以后父亲死了辞去长工，回家种自己的五六亩地。不久，就生了一个孩子，靠自己省吃俭用，打个短，卖个菜，不招事，不惹人，倒也紧紧缩缩的过得日子。碰巧表弟因为赌输了，把个大白马用九十块钱卖给他。从此，他的日子就益发松动了。以后听人说，长城开了火，日本飞机专找白马炸，二十九军的白马都不敢要了。他听了这种话，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妈那×，真不知道都是些个什么东西。”

三年前，日本人真的来了。在城里杀了许多人，接着，就出了假知事。第一件调查户口，就使老寿感觉头痛，这是不是要抽丁呢？接着每家门口钉上一个门牌，缴两块“登记费”，发“良民证”，每人又一块钱。这次他一共出了三块钱。修路，支差，

拿各种花销……一句话，这个日子过不成了。

小五儿，那天笑嘻嘻的拿回四两糖和两包洋火，说是“宣抚班”给的。他妈当然很高兴，接过孩子手里的东西，对老寿说：

“怎么他们还给东西哪！”老寿看了她一眼，没有说什么。过了几天，五儿哭着回来了，告诉他妈，宣抚班给孩子们照像，因为他笑的不好，就打了两个耳光。老两口子，看着五儿脸上的巴掌印，禁不住淌下几滴老泪来。

“坏是坏，可是你有什么办法呀？”老寿常常对着旁人这样说。老么叔的教训他是记得很准的。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日子还是“过了一天算一天吧……”等到敌人开始收粮食，他才感觉真不行了。五六亩地，每年就得出两石粮食。

“妈的，粮食全都喂了狗了。”

最不能忘的还是他那匹白马，多么好的马呀！去年八月里，突然来了一个鬼子，三个汉奸。其中有一个就是刘二混子。前五六年，因为争一棵树，老寿和他吵过一场嘴。这回二混子拿着枪，说是“皇军”的命令，一定要买老寿这匹马，没有办法，赔不是吧！五儿他妈给人家跪着说好话，哭，都不行。二混子甜言蜜语的说照老寿买马的原价，可以发给九十块钱。

老寿算一算，买马的时候，一毛钱可买两尺布，现在是三毛钱一尺，两相折合，才不过只给了十几块，这亏吃的太大了。老寿怎么说也要添钱，五儿的妈无论如何不让拉牲口。结果钱也不给了，人家说“不识抬举”。掏出枪来，硬抢去了。五儿和他妈拉住那个日本人的衣服，带哭带磕，结果一靴子一个，都给踢倒了。老寿本想赶上去，可是他终于没敢这么做。

老寿给这苦难的几个月折磨坏了。嘴唇变得更厚，腮帮子变得更宽了。颧骨突出来，黑皱纹在脸上纵横织成一面网。眉毛常常结在一起，眼睛无力的眨呀眨的。他变得非常暴躁，看着什么都不顺眼。小五儿兴兴头头跑过来：“爸爸，爸爸”，他却用力

把脚一顿：“去，你这小兔羔子。”日本飞机从天上飞过去，他就祷告它们掉下来。游击队晚上破坏公路，打敌人，他是只嫌打的少。

是一个下雪的晚上。每一个人那时候都会蜷伏在自己的家里。张家庄突然闯进许多人。村子四周都是哨，没有谁这时候能够走出村子去。静寂的紧张笼罩了整个的村子，人们都知道，这是游击队又来收“良民证”了。起先大家都不愿意拿出来，以后感觉不给不行，也就满腹委曲的交出了。没有“良民证”就没有保障，重领“良民证”可又得花钱。

老寿偶然发现这些游击队里面，也有赵拴子的兄弟赵小虎。老寿究竟上了几岁年纪，看见他这个“无依无靠”的青年人，忍不住淌下几滴眼泪来。那个青年人反在一旁劝导他：“老寿哥，哭什么呀！哥哥死了，还有咱们呢！”老寿擦擦眼告诉他，现在拿“良民证”不象先前有用处，因为那上边有了像片了。小虎他们也深深感觉这一点，只是没有这东西，无论如何进不了城。

“进城有什么事情，我是不是办得到呢？”老寿把小虎拉到一边，吞吞吐吐的问，这一下子，他好象找到门路了。

“怎么不行，只要愿意干就成。学会了方法，小心点儿，不要对别人说——连五儿他妈也别说。”赵小虎深知老寿的为人，所以敢于切切实实的告给他。当下谈了半天，去时如何如何，有人盘问怎么办……得到消息，只要告诉本街的王小牛就行了。

过后两天，老寿心惊胆战的到城里试验了一次，觉得这种事情也并不怎么难。他和王老大本来很熟，扯扯闲天就可以得到不少消息。许多情报就这样的传到了游击队里，眼见得城里的“皇军”一天比一天的陷于不利了。游击队每打一次胜仗，老寿，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用白灰在墙上画他这么一杠杠。

老寿这次回到家里，把烧饼抛给小五儿，饭都顾不得吃，赶快跑去找小牛。这天晚上，枪声一直响到出太阳。中午过了，人

们纷传着游击队昨夜攻入南关，日本人死的不少。又说从什么地方开来了大队，这时候正在到处捉人。老寿听了，心里暗自好笑。

清明到了，庄稼人都忙起来。城里这几天闹着要伏要差，看样子，又要“扫荡”了。大概是清明过后三四天吧，小牛突然跑过来，叫他无论如何立时到城里跑一趟。一忽儿也不能耽误。老寿放下手中的锄头，拔上一小车菠菜，“吱吱扭扭”的进城了。天刚下过雨，路上没有浮土，也没有淤泥，他走得很快。

到了南关，看见街上乱哄哄的，有人有马。日本兵和“黄协军”，背着背包，提着枪过来过去。老寿心里“咚”的一跳，一直跑到王老大的店子里。照例是漫不经心的问：“街上为什么这么多人哇？”

“听说又要打仗了。”

“又要打仗了？在什么地方？”

“也许往西吧，刚才巡官过去的时候说，大概是往西。”

“真的，你没有听错了？”

“没有，清清楚楚的。你打听这个作什么呀？”

“我怕在我们近边打呀！”

老寿可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说：“老大，招呼着我车子，去屙泡尿。”

车子虽然心痛，也顾不得要了。穿过两个胡同儿，就往家里跑。这事情可不是玩的，听小牛说，小虎他们就在西乡住着呢。他们若是还不知道县里的情形，这还了得吗？几十几百条性命，这时候就系在他老寿一个人的身上了。

两步并一步，头也不回的向着自己的村子跑。他感觉后面也许有人在追他，可是也顾不得回头看。风在耳边呼呼的响。肚子硬得象块石头，鼻子张得大大的，眼睛只看着道旁的树木和前面的村子。“叭嗒叭嗒”的脚步声，如象有人在催他，跟着他跑。

好长的路啊！假使有人追住他怎么办呢？“不怕，我还有‘良民证’呢！”他一面跑，一面不时摸摸那个小东西。

选自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出版之《华北文艺》创刊号